焦氏筆乘

焦氏筆乘卷三

秣陵焦竑弱侯輯

門人謝與棟吉甫
男焦尊生茂直　校

知天說

天臺先生曰余校士泗州爲理者數輩謁余余質之曰世人嘲談學者類爲玄虛語如中庸言思脩身至不可不知人實矣乃思知人不可不知天不已玄虛耶諸理各舉似余曰此儒生舊見賢輩茲當以身發揮矣毋念賢輩職專刑獄然讞訊少差

特一夫之不獲耳近日各臺多以耳目寄諸賢若評品少差則一路哭與一家哭均可念也思知人可弗知天耶諸理曰願終教余曰賢試仰觀諸天而自省焉今夫天昭昭耳蒼蒼耳人日致虔而黙禱之天不見爲喜人日皡皡然相忘於覆幬中天不見爲嗔何者天無意也諸君皆賢者如因人之慢而故蔽其賢因人之謹而故掩其瑕可信無是矣顧茲因人之謹也而中微有喜意存則人承吾意而譽言至譽至而日積焉或間指其瑕吾耳將

亦或逆矣因人之慢也而中微有嗔意存則人承吾意而毀言至毀至而日積焉或間稱其賢吾耳將亦或逆矣何者有意故也諸賢法天之道而毋意焉謹慢兩忘好惡不作其於知人也或庶幾乎

余官符臺時適歲大計同志考功君見訪座間戚然嘆曰知人難矣奈何余曰公其知天乎曰云何曰天之德生生耳今人束髮受書逮通籍爲仕亦大艱矣苟中有生平飭勵而橫遭黜罷誤致錮廢是猶將生人而立致之死也君念及此其容有蹙

殆天生生之心也執此心以往當無失矣曰典在黜幽厥有故常顧安得遂此好生之心耶曰否維天何嘗廢肅殺哉顧其大德原主於生是故肅殺亦生機也苟徒不忍於一家之哭而安忍於一路之哭是亦未能克生生之德矣考功曰善吾今而有味乎知天之說也

同志官内翰者見訪余叩之曰異日者君當樞秉銓知人要矣思知人不可不知天曾味其旨耶曰云何余曰夫世好脩飭者劣通方尚揮霍者薄廉

謹崇渾厚則抑果敢厲明作則迂仁厚溫恭進而骯髒退英敏優而沈潛詘是皆以巳格物滯方而有所人將有遺知矣維天之於羣物也幷包而覆照之梧檟培矣而荆棘亦滋也參蓍產矣而鳥附亦植也牛馬蕃息矣而虎豹犀象亦並育弗殲也夫梧檟以材以實而荆棘亦足以藩垣參蓍以宣以補而鳥附亦可以袪毒牛馬以服以乘而虎豹犀象亦足以飭等威而嚴儀衛是天無遺物亦自無棄物也秉鈞者惟斷斷然休休然法天之幷包

而不遺覆照而不蔽則自能鑒羣材而善用之矣故曰思知人不可不知天

王先生

王汝止先生超悟於魚鹽之中不繇文字故從之遊者往往簡易直截蓋明興之學至是雲翳盡披而義暉益朗矣余不及摳衣先生而從其兩子頗聞緒論欲編輯以傳未暇也內江趙閣學爲其墓銘姑筆之以示同好明興八葉之世越中王先生論學名世從游若泰州王子稱最著王子名艮字

汝止少先生十一歲先生殁王子論學如先生故學者亦稱王先生先生泰州安豐塲人先自姑蘇徙居四代祖仲仁爲塲百夫長生文貴文貴生公美公美生處士良配湯氏成化十九年六月十六日生先生于安豐里先生生有珠在手左一右二隆額脩臞安豐俗負鹽無宿學者先生逮粗識論語孝經章句卽邈焉希如古聖賢人信口談解如或啟之塾師無敢難者異日天甚寒至親所親方急務鹽冷水遡痛哭曰艮爲人子令親天寒盥冷

水而不知也尚得爲人乎自此遂出代親役入掃舍奉席哺二老晨省夜問如古禮唯謹時年二十矣先生孝出天成久益行純心明悟性無礙謝役秉禮爲儒者以經徵悟以悟釋經行卽悟處悟卽行處如此有年人未之識也嘗一夕夢天墜壓身萬人奔號求救先生身托天起見日月列宿失序又手自整布如故萬人歡舞拜謝醒則汗溢如雨頓覺心量洞明天地萬物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中題其壁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卽先

生悟入之始已能如此是時越中王先生自龍場謫歸與學者盛論孔門求仁知行合一泥者方讐爭之至十四年王先生巡撫江西又極言良知自性本體内足大江之南學者翕然從信而先生顧奉親鶉居皆未及聞也有黃塾師者江西人也聞先生論詫曰此絕類王巡撫公之談學也先生喜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艮談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艮與王公也其自信如此卽日往造江西蓋越兩月

而先生再詣豫章城卒稱王公先覺者退就弟子
間出格物論王先生曰待君他日自明之久之從
王先生居越嘆曰風之未遠也是艮之罪也辭還
家駕小蒲車二僕自隨北行所至化導人聳人聽
觀無慮千百皆飽義感動未至都下先一夕有老
叟夢黃龍無首行雨至崇文門變爲人立晨起往
候而先生實應之先生風格既高古所爲又卓犖
如此同志相顧愕共匿車勸其止之先生留一月
竟諧衆心而返然先生意終遠矣越五年戊子王

先生卒於師先生迎哭於桐廬經紀其家而還開
門授徒遠近皆至先生骨剛氣和性靈澄徹音咳
盼顧使人意消卽學者意識稍踈漏不敢正以覘
先生引接人無問隸僕皆令有省雖顯貴至悍戾
不悅者聞先生言皆對衆悔謝不及往往見人眉
睫卽知其心別及他事以破本疑機應響疾精蘊
畢露廓披聖途使人速進蓋先生之學以悟性爲
宗以格物爲要以孝弟爲實以太虛爲宅以古今
爲旦暮以明學啟後爲重任以九二見龍爲正位

以孔氏爲家法可謂契聖歸眞生知之亞者也獨不喜著述或酬應之作皆令門人兒子把筆口占授之能道其意所欲言而止晚作格物要旨求仁方諸篇或百世不可易也卒配越中爲二王云或問先生何不仕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是艮之仕也或謂先生爲隱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艮何敢隱也兩救海濱之荒活千萬人洪御史垣搆舍居其徒吳御史悌抗疏薦之不報某年某月日卒於正寢配湯氏生五子以某月日葬於某里先

生門人貴溪徐子直氏道州周季翰氏謂予之向往甚勤先生之念予亦切義當誌其墓中之石辭不獲遂強作銘曰越中良知淮南格物如車兩輪實貫一轂後有作者來登此車無以未覺而空著書

董先生

董蘿石以垂老之年坐進於道嘗讀其數詩風格翩翩眞奇士也許黃門相卿志其墓今略載之先生諱澐字復宗瀏潋浦人平生樂義好善兄貧割

私產讓之所知鄔魯以田來質魯疾革出券燬焉卒復經紀其葬聞高世賢達所在不計遠近寒暑投贄納交見後輩工一詞挾一善亟稱嘆不已人以此多之然先生生不解世俗生作事時時獨好歌吟所遇節序景物離合戚忻慨今懷古一寓之詩家四壁立不以屑意一時名能詩者沈周孫一元鄭善夫皆郵寄賡唱每佳風日放浪湖山流連親知嘯詠忘返好事家往往除館以待先生紀之爲五舘記云晚造陽明夫子聞良知之說憣然改

曰不爾得稱人乎悚然就弟子列時年六十七矣故所與游者聲咻色招之先生曰吾從吾所好而巳因號從吾道人先生未復究心内典忽若有悟喟然嘆曰乃今客得歸矣於是援匡廬故事與僧法聚糾諸緇素結蓮社於海門精廬遂又號白塔山人嘉靖甲午某月日卒嗚呼先生我丈人行也忘年友于蓋三十年矣吾見先生始專於詩遺其家甚難之晚志於道遺其詩甚愧之終入於佛略然自遺也于愈益恠之莫能闚已觀乎聚之言曰

先生在先刦中殆業豢龍氣相感召近可遠大可小有可無虛實相因動靜相體若有類焉蓋先生學三變歸於空而自所謂吾者且見爲妄矣尚安事銘予將安所銘無寧試妄求之亦憖妄應之邪銘曰一顆蓬翳蝶化蟬蛻吁嗟董翁墓於是

經筵面奏

我朝經筵日講非徒辯析經史爲觀美也謂當有及時務以匡不逮而近世面奏惟兩人嘉靖甲申修撰呂柟言五月十二日獻陵忌辰是日講筵

君臣不宜華服巳丑夏祭酒陸深言講官講章不宜輔臣改撮使得自盡其愚因以觀學術邪正呂末幾以論禮謫解州判官陸竟以此謫延平同知

花信風

唐詩二十四番花信風一月二氣六候自小寒至穀雨四月八氣二十四候每候五日以一花之風信應之小寒一候梅花二候山茶三候水仙大寒一候瑞香二候蘭花三候山礬立春一候迎春二候櫻桃三候望春雨水一候菜花二候杏花三候

李花驚蟄一候桃花二候棠梨三候薔薇春分一候海棠二候梨花三候木蘭清明一候桐花二候麥花三候楸花穀雨一候牡丹二候酴醾三候楝花楝花竟則立夏

霜天曉角詞

盛仲交閱古編載霜天曉角詞二首不知何人作語殊警策可以醒憒憒也功名大小天已安排了何用百般機巧榮休喜辱休惱閒先謝早此理人知少萬事算來由命聽自然眞箇好榮枯得失天

已安排畢何用苦勞心力得一日過一日泰來否極機巧終何益萬事付之一笑前程事暗如漆

銅餅詩

子美銅餅詩蛟龍半缺落猶得折黃金蓋井幹轆轤有爲蛟龍之飾而塗以金者今已凋落而黃金爲人所折隱然有荒頹寂寞之感而缺折之餘猶有可折之金則其當時井幹之美又可想見也

評杜詩

余家有鄭善夫批點杜詩其指摘疵纇不遺餘力

然實子美之知巳餘子議論雖多直觀場之見耳
嘗記其數則一云詩之妙處正在不必說到盡不
必寫到眞而其欲說欲寫者自宛然可想雖可想
而又不可道斯得風人之義杜公往往要到眞處
盡處所以失之一云長篇沈著頓剉指事陳情有
根節骨格此杜老獨擅之能唐人皆出其下然詩
正不以此爲貴但可以爲難而巳宋人學之往往
以文爲詩雅道大壞由杜老起之也一云杜陵只
欲脫去唐人工麗之體而獨占高古蓋意在自成

一家不肯隨場作劇也如孟詩云當杯已入手歌伎莫停聲便自風度視玉佩仍當歌不啻霄壤矣此詩終以興致為宗而氣格反為病也善夫之詩本出子美而其持論如此正子瞻所謂知其所長而又知其敝者也

古詩無叶音

詩有古韻今韻古韻久不傳學者于毛詩離騷皆以今韻讀之其有不合則強為之音曰此叶也予意不然如騶虞一虞也既音牙而叶葭與豝又音

五紅反而叶蓬與縱好仇一仇也既音求而叶鳩與州又音渠之反而叶逵如此則東亦可音西南亦可音北上亦可音下前亦可音後凡字皆無正呼凡詩皆無正字矣豈理也哉如下今在禡押而古皆作虎音擊鼓云于林之下上韻爲爰居爰處凱風云在浚之下下韻爲母氏勞苦大雅緜至于岐下上韻爲率西水滸之類也服今在屋押而古皆作迫音關雎云寤寐思服下韻輾轉反側有狐云之子無服上韻爲在彼淇側騷經非時俗之所

服下韻爲依彭咸之遺則大戴記孝昭冠詞始加
昭明之元服下韻崇積文武之寵德之類也降今
在絳押而古皆作攻音草蟲云我心則降下韻爲
憂心忡忡騷經惟庚寅吾以降上韻爲朕皇考曰
伯庸之類也澤今在陌押而古皆作鐸音無衣云
與子同澤下韻爲與子偕作郊特牲草木歸其澤
上韻爲水歸其壑昆蟲無作之類也此等不可殫
舉使非古韻而自以意叶之則下何皆音虎服何
皆音迫降何皆音攻澤何皆音鐸而無一字作他

音者耶離騷漢魏去詩人不遠故其用韻皆同世儒徒以耳目所不逮而鑿空附會良可嘆矣子兒朗生五歲時方誦國風問曰然則騶虞好仇當作何音余曰葭與豝爲一韻蓬與豵爲一韻吁嗟乎騶虞一句自爲餘音不必叶也如麟之趾趾與子爲韻麟之定定與姓爲韻于嗟麟兮一句亦不必叶也殷其靁黍離北門章末語不入韻皆此例也兎罝仇與逵同韻蓋逵古一音求王粲從軍詩雞鳴達四境黍稷盈原疇館宅充鄽里士女滿莊馗

牆郎遠九交之道也不知達亦音求而改仇為渠之反以叶之遷就之曲說也

營魄

老子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營如經營屏營怔營皆不安之意猶云魂魄不安也意云以不安之魄而欲抱守眞一能保其不離乎楚詞云塊營營而至曙謝靈運詩得以慰營魂皆可證

銅柱

余友楊安慶道會博雅士也問余馬援銅柱事不

載漢書爲出何典余曰廣州記云援到交阯立銅柱爲漢之極界然不獨馬援吳黃武二年程普闕羽分界鑄銅柱爲誓在衡山縣西北百二十里又唐御史唐九徵立銅柱於點蒼之澌溪又五代晉與楚王馬希範立銅柱爲界學士李皐銘在辰州西北百十里會溪對又涪波陵江口名銅柱灘

石留

三都賦林藪石留而蕪穢石留言土地多石如人之有留結也國策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皐

韓王曰成皐石留之地無所用之賦本此

我朝兩木蘭

木蘭朱氏女子代父從征詞中有可汗點兵語非晉即隋唐也今黃州黃陂縣北七十里即隋木蘭縣有木蘭山將軍冢忠烈廟足以補樂府解題之缺近有兩事與此類聊附載之韓氏保寧民家女也明玉珍亂蜀女恐爲所掠乃易男子飾從征雲南往返七年人無知者後遇其叔一見驚異乃攜歸四川人皆呼曰貞女黃善聰金陵淮清橋人年

十二失母有姊已適人父販線香爲活憐善聽孤幼無依詭爲男子裝攜之遊廬鳳間數年父亦死善聽變姓名曰張勝仍習其業李英者亦販香自金陵來不知其女也約爲火伴同寢食者踰年恒稱有疾不解衣夜乃溲溺弘治辛亥正月與英偕返金陵年已二十矣往見其姊姊言我初無弟安得來此善聽笑曰弟卽善聽也泣語其故姊怒且詈之曰男女亂羣辱我甚矣汝雖自明誰則信之拒不納善聽不勝憤懣泣且誓曰妹此身苟涴有

死而巳須令明白以表此心其鄰有穩婆姊聊呼驗之果處子乃相持慟哭手爲易男子裝明日英來再約同往則善聰俄爲女子矣英大駭問知其故怏怏如有失歸告其母其母大賢之時英猶未室卽爲求婚善聰不從曰妾竟歸英保人無疑乎交親鄰里相勸則涕泣横流所執益堅傾都喧傳以爲奇事厰衛聞之乃助其聘禮判爲夫婦吁二女者卽南齊婁逞五代黄崇嘏何以加諸此我朝兩木蘭也

子京用漢書體

漢書息夫躬贊牽牛奔仲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季園進妹春申幾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繿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速用七言成文蓋昉出一奇耳宋子京作唐奸臣贊云三宰嘯凶牝奪晨林甫將藩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戚崔柳倒持李宗覆用此格也張表臣不知謂與韓公樊宗師銘皆宗度世古玄歌句法其

言曰韓宋之文皆宗於古然退之爲之則有餘子京勉之則不足又施於史詞似非所宜矣然則漢書非史詞邪

屬負茲

公羊傳屬負茲舍不卽罪爾注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此皆漢禮之名言負茲者負事繁多故致疾言犬馬者代人勞苦行役遠方故致疾言負薪者祿薄不足代耕故致疾衞朔屬負茲蓋託疾以免罪也此出漢儒之

意今按茲新生艸也故从艸从丝立意艸一年一生故古人以茲爲年呂氏春秋云今茲美禾來茲美麥古詩云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茲字皆訓年諸侯稱負茲言已年老有疾也一說史記叙武王入商康叔封布茲注云茲蓐席也然則負茲者蓋言有疾而負蓐如所謂伏枕類耳

地中

周禮均人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

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乃建王國焉則周都潁川陽城所謂地中也草木子云崑崙天下山之頂也其東面中原也所以江淮河海水皆東流也其西面西域諸國也自流沙以西水皆西流也南自吐蕃兩廣水皆南趍也北卽沙漠又天下岡脊至高之處直北虎林至海都木鉢子田地地勢又逐漸而低水皆北流崑崙乃其結頂處四下之簷乃四方之國土考其流水可見道經云海外蓬萊閬苑有五岳靈山一曰

廣乘之山天之東岳也在東海之中居九氣青天之內二曰長離之山天之南岳也在南海之中居二氣丹天之內三曰麗農之山天之西岳也在西海之中居七氣素天之內四曰廣野之山天之北岳也在北海弱水之中居五氣玄天之內五曰崑崙之山天之中岳也在八海之間上當天心形如偃蓋東曰樊桐西曰玄國南曰積石北曰閬苑居於中元一氣天中焉又按宋沙門慧嚴與南蠻校尉何承天共論華梵中邊之義引周公測景之法

謂此土夏至之日猶有餘陰天竺則無也言測景者周公攝政四年欲求地中而營王城故以土圭測景得頴川陽城於是建都土圭長尺有五寸夏至日晝漏半立八尺之表表北之景尺有五寸景與土圭等此爲地中鄭司農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當知陽城蓋就此土自爲中耳既有表景豈非餘陰邪故曆有大小二餘增損積筭時輒差候明非中也天竺夏至之日日正中時竪晷無影所謂天中承天無所措難文帝聞之乃勑任豫

受焉後婆利國人來果同嚴說成光子云中天竺國東至震旦國五萬八千里震旦卽神州之號也南至金地國西至阿拘遮國北至小香山阿耨達池各五萬八千里釋迦方誌云池名阿那陀荅多唐言無熱惱也在香山南雪山北居山頂上池周八百里分出四河各隨地勢而注一海故葱嶺以東水注東海達嚫以南水注南海雪山以西水注西海大海以北水注北海水經云無熱丘者卽崑崙山山海經云南流沙濱赤水後黑水前有大山

名崑崙丘扶南傳云阿耨達山即崑崙山穆天子傳云海內崑崙丘在西北帝之下方八百里高萬仞十洲記云崑崙陵即崑山也在北海玄地去岸十三萬里此指佛經蘇迷山也故崑崙近山則西涼酒泉之地穆后見西王母之所具彼圖經若崑崙遠山則香山雪山之中也河源出焉攷三教所紀以地理而言雖未必如光成子之說然以水與日景而言參之諸論則崑崙當爲天地之中正天竺二大千之界也頴川陽城特中國之中周公宅中

圖大必於是求之然未可以盡通方之巨觀耳

笏制

玉藻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魚須文竹謂以竹爲笏而刻畫爲魚須之文以飾之蓋大夫下於諸侯故不敢用象而文以魚須亦示華重之意若士又下於大夫故直用竹之本形爲笏而不加飾其視魚須爲又殺矣此象字與上象字不同本象者言用竹之本形也應氏謂士以遠君而伸故飾以象則是位下大

夫而儀文顧與諸侯相埒豈先王辨等之禮哉

奠雁

奠雁古禮也詩云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親迎執鴈先儒謂取不再偶之義竊恐未然蓋古人重冠昏皆以士而用大夫車服不以爲僭大夫相見執鴈昏禮旣以士而服大夫之公服乘大夫之墨車則見婦翁不得不用大夫之贄禮矣士宜執鬼奚執大夫之鴈取其攝盛也若謂親迎之始遂期其將來如孤雁失不再偶可謂辭

乎冠禮三加幞頭服公服革帶納鞾執笏與此同義

六尺

學林云論語托六尺之孤據周禮鄉大夫之職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至六十有五皆征之韓詩外傳國中二十行役則七尺者二十也其升降皆五年則六尺者十五也准此則孟子五尺之童乃十歲

夷齊

夷齊可以有國而辭之者也崔子弑景公之兄莊公而景得立崔子猶爲政而景公莫之問也觀其一再爲晏子感慨悲傷欲不死以長有齊而其死也泯然無復聞焉孔子有感而嘆之以爲彼棄國如齊夷者獨何人哉彼其所以千古不朽者非以富貴也則孔子深取二子者但指其辭國一事耳至於司馬遷始以爲不食周粟餓於首陽爲二子之義夫粟則不食薇則食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遷之傳伯夷曰睹軼詩可異焉是采薇之詩蓋

遷之所據也夫山南曰陽軼詩曰登彼西山則非首陽明矣可以爲夷齊之詩而據之耶

孟子非受業子思

史記載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不察者遂以爲親受業於子思非也孜之孔子二十生伯魚伯魚先孔子五年卒孔子之卒敬王四十一年子思實爲喪主四方來觀禮焉子思生年雖不可知然孔子之卒子思則旣長矣孟子以顯王二十三年至魏赧王元年去齊其書論儀秦當是五年後事距孔

子之卒百七十餘年孟子即已耆艾何得及子思之門相為授受乎哉孔叢子稱孟子師子思論牧民之道蓋依放之言不足多信

集義義襲之辨

余友耿子庸嘗言集義與義襲為孟子告子學術之辨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是集義所生者也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義襲而取者也蓋配之為言以此合彼之謂非真得也正與襲取意叶遵道而行半塗而廢異於

依乎中庸者以此

踐形

李彥平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未到聖人地位則不可盡形者耳目口鼻也彼欲如此而我從之謂之踐如不及其言而謂之踐言不及其行而謂之踐行也目欲視吾不遏其視耳欲聽吾不遏其聽口欲味而不遏其味鼻欲臭而不遏其臭吾雖從是耳目口鼻之欲而不隨聲色臭味而去此夫子所謂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也若顏子則非禮

勿視聽言動勿者禁戒之詞此所以未達一間也

追蠡

高子謂禹之聲尚文王之聲蓋槩以聲言未辯其爲何樂而豐氏獨以鐘解之今攷追蠡追字都回切音堆追琢其章蓋取雕琢之義而字書以爲治玉也周禮有追師掌追衡笄蓋衡笄皆玉飾註謂追猶治也夏后氏之冠曰毋追音牟堆註謂追猶椎也以其形言之又加手爲槌而追槌同義楊子所謂槌提仁義是也遍觀字書並無以追爲鐘紐

者豐氏特據考工記有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又因蠡蟲遂附會以爲鐘紐卽周禮之旋蟲何其穿鑿之甚也細詳其義當爲搥擊之追無疑又按蠡有四義一良脂切音黎卽瓢勺東方朔以蠡測海者是也一盧戈切音騾卽海中大螺公輸般見蠡出頭潛以足畫之其蠡終日閉戶不出是也一魯果切音裸卽瘰病左傳爲其不疾瘯蠡是也一盧啟切音禮說文蟲齧木中是也若此蠡字當從盧啟切爲是蓋高子以禹之樂用之者多故凡搥

擊之處率皆權殘欲絕有如蠡齧之形蓋追者撻也蠡者其形似也而文王之樂不然是以知禹之獨尚也此蓋未察世有久近而樂亦因之初何優劣之有宜孟子以城門之軌明之

出生入死

李彥平一日讀老子至出生入死章大悟遊戲生死之道因言曰所謂生之徒十有三此畏死而欲長生者死之徒十有三此輕生而樂寂滅者動之死地亦十有三此不學冥行而顛頓于死生之塗

者是三者皆非中道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易論天地之數自一而至十則寸者陰陽之成數老氏獨闕其一何也蓋道生一一者形變之始乾元用九妙萬物而不役於物者也故天地得之而清寧老氏缺之者聖人之得一也得此則翕張造化游戲死生

老子本于書漢景時始改爲經吳闞澤對孫權曰許成子原陽子老子莊子皆脩身自玩放暢山谷縱汰其心學歸澹泊至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體

尤深改子爲經始立道學勑令朝野悉諷誦焉

吳越改元之證

五季時十國稱帝改元者七荆楚吳越常行中國年號歐公五代史著十國世家年譜於吳越云聞之故老亦嘗稱帝改元而事迹無可考見獨得其封落星石爲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所據止此按至正中徐一夔避亂海寧州有許姓者嘗闢一巨室得古墓內有志磚蓋錢氏將許俊墓也俊年十八從軍以戰功累官至節度使都押衙兼

御史中丞寶正三年卒葬於此此所載年月甚明此又錢氏改元之一證惜歐公未之見耳鏐自梁末帝貞明二年加天下兵馬都元帥開府置官屬唐莊宗入洛以厚獻賜玉冊金印自稱吳越國王更名所居曰宮殿官屬稱臣遣使封拜海中諸國君長蓋居然行帝者事矣又何疑於改元一節乎哉

通鑑誤認漢紀

荀悅漢紀云高帝諱邦之字曰國惠帝諱盈之字曰滿文帝諱恒之字曰常謂君諱臣下所避者故

變邦爲國變盈爲滿變恒爲常以代之示不敢犯也故僖王曰釐王桓公曰威公蒯徹曰蒯通莊助曰嚴助皆此類耳通鑑西漢諸帝下註惠帝則曰諱盈之字曰滿文帝則云諱恒之字曰常景帝則云諱啟之字曰開武帝則云諱徹之字曰通是以盈之恒之啟之徹之爲名而以曰滿曰常曰開曰通爲字蓋徇荀悅之文而昧其義者也然則劉季者高祖之字也而謂之曰國可乎

史通

山谷稱史通文心雕龍皆學者要書余觀知幾指摘前人極其精覈可謂史家申韓矣然亦多輕肆譏評傷於苛刻浮詞篇云漢書蕭何知韓信賢賢者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淮陰隳業無行滿盈速禍以賢爲目不能無謬夫賢之爲言異於人云耳而輙律之以儒行責之爲聖人不已甚乎人物篇云臯陶伊尹傅說仲山甫功烈尤顯事跡居多盡采而編之爲列傳首夫遷書與經典並行世

多其書輙弗論著而復責之以編纂不亦複乎辨
識篇云彰善貶惡不避強禦若董狐南史者上也
編次成書鬱爲不朽若丘明子長者次也高才博
學名重一時若史佚倚相者下也夫史佚當盛周
綰史職與董狐南史𣅜知先後而抑居丘明子長
之下此何據乎雜說篇李陵與蘇武書觀其文體
不類西漢遷史編於李傳中斯爲謬矣今李傳幷
無其書且陵書爲齊梁擬作遷亦何從逆覩之乎
其最甚者夫子謂昭公知禮則譏其飾智矜愚愛

憯由巳稱顏子殆庶則譏其曲垂編錄不能忘私至堯之幽囚舜之野死益爲啓所誅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一以汲書爲據勇於信冢中之斷簡輕於悖顯行之六經幾蓋小人之無忌憚者哉且自云因王充之問孔廣彼舊疑增其新覺夫充之淺妄又何足法也

史通所載史目

古今正史及偏部短記甚多然半就湮沒如晉書不行沈約而行唐太宗唐書不行劉昫而行宋祁

世俗識眞者少古書散軼正坐是耳史通所載多
有其名今備疏之譙周古史考荀悅漢紀漢尚書
謝忱漢書後漢尚書袁宏後漢紀華嶠漢典東觀
漢記習氏漢晉春秋晉孔衍漢魏尚書王沈魏書
項峻吳書魚豢魏略孫盛魏春秋王隱蜀紀張勃
吳錄王隱晉書沈約晉書孫盛晉陽秋干寶晉紀
何法盛晉中興書陸機晉書臧榮緒晉書檀道鸞
續晉陽秋徐廣晉紀王劭晉書唐太宗晉書沈約
宋書裴子野宋略江淹齊紀吳均齊春秋何之元

劉璠梁典姚察梁書姚最梁略姚思廉梁書裴政
梁太清實錄蕭韶太清紀蔡允恭後梁春秋姚思
廉陳書公師彧十六國史鄴都紀趙紀杜輔全燕
紀董統燕史王景暉南燕錄常璩蜀李書索綏梁
國春秋張重華凉紀索暉凉書劉昞凉書裴景仁
秦記馬僧虔秦史衛隆景秦史姚和都秦紀崔鴻
十六國春秋魏收後魏書蕭子顯齊書王劭北齊
志杜臺卿齊紀李百藥北齊書牛弘周書令狐德
棻後周書李延壽南北史王劭隋書孔頴達隋書

顏師古隋書張太素齊後略皇甫玄晏帝王世紀陶弘景帝王歷虞世南帝王略梁武帝通史元魏王暉科錄晉樂資春秋後傳孔衍春秋後語司馬彪九州春秋阮氏七錄蕭方等三十國春秋干令昇史議樂資山陽公載記陳壽季漢輔臣記王韶晉安陸記姚梁後略王粲英雄記劉向列仙傳劉向列女傳杜預列女記梁鴻逸民傳趙採忠臣傳徐廣孝子傳嵇康高士傳皇甫謐高士傳戴逵竹林名士記楊雄蜀記周稱陳留耆舊傳周斐汝南

先賢行狀陳壽益部耆舊傳楚國先賢傳蕭世誠懷舊志盧子行知已傳蕭大圜淮海亂離志和嶠汲冢紀年西京雜記三輔黃圖宋孝王關東風俗傳南徐州記晉宮闕名洛陽伽藍記鄴都故事趙岐三輔决錄沈瑩臨海水土記周處陽羡土風記桑欽水經盛弘之荆州記常璩華陽國志常璩華陽士女記會稽典錄辛氏三秦志羅含湘中記潘岳關中記陸機洛陽記建康宮殿記楊雄家牒謝承家語摯虞姓族記殷敬世傳孫氏譜記六宗系

傳楊了山哀牢傳顧協瑣語謝綽拾遺劉義慶世
說裴榮期語林孔思尚語錄楊松介談藪韋昭洞
記郭子橫洞冥記王子年拾遺記劉劭人物志陸
景典語文心雕龍李充翰林論摯虞文章流別祖
台志恠干寶搜神記劉義慶幽明錄劉敬未異苑

世說注所載史目

史通所載尚未該備梁劉孝標注世說自漢魏吳
諸史子傳地理之外如晉氏一朝諸史及諸公列
傳譜牒文章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正史之外此

又齊梁以上書也譜牒別傳姑不暇及餘書亦疏其目已見史通者不載謝承漢書張璠漢紀薛瑩後漢書劉向別錄環濟吳紀梁祚魏國統曹瞞傳魏末傳朱鳳晉書虞預晉書劉謙之晉紀晉後略曹嘉之晉紀鄧粲晉紀晉惠帝起居注晉安帝紀晉百官名晉諸公贊摯虞世本車頻秦書趙書名士傳江左名士傳海內先賢傳逸士傳江表傳蕭廣濟孝子傳文士傳華嶠譜敘晉世譜杜篤新書世語竹林七賢論八王故事高逸沙門傳名德沙

門題目永嘉流人名周祇隆安記滿南記荀綽冀州記荀綽兗州記三秦記丹陽記揚州記陳留志南州異物志襄陽記豫章舊志尋陽記張資涼州記西河舊事東陽記永嘉記會稽土地志會稽郡記會稽後賢記洛陽宮殿簿神農書五經通議文字志文章叙錄摯虞文章志婦人集妒記青烏子相冢書相牛經

淮西碑

唐憲宗以永貞元年八月即位是月劍南西川劉

闢自稱留後十一月夏綏銀節度留後楊惠琳反元和元年三月辛巳楊惠琳伏誅十月戊子劉闢伏誅事皆在元和元年而退之平淮西碑云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蓋誤也新唐書載此碑削去明年平夏一句

諱辯

資暇集退之諱辯漢有杜度謂其姓名同音也篤論云杜伯度名操字伯度善艸書曹魏時人以其名同武帝故隱而舉字是度非名也篤論是杜恕

所著恕亦曹魏時人其言不妄則退之誤矣楊用脩謂不如用魯有衆仲亦非也衆音終與仲亦不同音

楚詞逸句

劉淵林注魏都賦引九章之詞云蔀也必獨立引卜居之詞云橫江潭而漁今二篇無此句又橫江潭而漁見子雲答客難

九辯九歌皆屈原自作

離騷經啟九辯與九歌兮即後之九歌九辯皆原

自作無疑王逸因夏康娛以自縱之句遂解九歌爲禹不知時事難於顯言乃託之古人此詩人依倣形似之語耳不然則上所謂就重華而陳詞豈眞有重華可就邪舍原所自言不之信而別解之不知何謂九辯謂宋玉哀其師而作熟讀之皆原自爲悲憤之言絕不類哀悼他人之意蓋自作與爲他人作旨趣故當霄壤乃七百年讀者無一人覺其誤何邪

子虛賦

相如游梁時嘗著子虛賦爲武帝所善尋著天子游獵賦復借子虛三人之詞以明天子之意故亦名子虛賦賦中叙上林故一名上林賦其實一也文選截爲二篇以前叙齊楚者爲子虛賦亡是公听然而笑以下爲上林賦何其謬哉

玄隺射干

賦中三用玄隺三用射干漢書文選並若下無射干顔籀李善並謂俗本誤增也其云鵁鶄孔鸞騰遠射干乃狐類其云藁本射干乃香艸不嫌其複

也又赤猨蠷猱犀象野牛窮奇貘鋋之句漢書文選俱無之

玉樹青葱

左思三都賦序譏楊雄賦甘泉不當言玉樹青葱或言玉樹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爲之以娛神非謂自然生之猶下句言馬犀金人也此說亦非按王褒雲陽宫記三輔黃圖並言甘泉宫北有槐樹今爲玉槐樹根幹盤峙三二百年木也耆舊相傳即子雲所謂玉樹青葱者據此則何必巧爲解耶

李夫人歌

武帝李夫人歌是邪非邪立而望之翩何珊珊其來遲之與遲一韻翩何珊珊言其來翩然而珮珊珊然耳許顗詩話云立而望之偏是退之走馬來看立不正之所祖也以翩字屬上不惟於韻不叶且立而望之偏是何語邪

前溪歌

晉沈玩前溪歌二首前溪滄浪映通波澄綠清聲弦傳不絕寄汝千載名永使天地并黃葛結蒙籠

生在路溪邊花落隨水去何當順流還還亦不復鮮五言五句之詩古今惟此此外梁宮人包明月亦作前溪歌當曙與未曙百鳥啼前窓獨眠抱被嘆憶我懷中儂單情何時雙窓粗叢切雙疎工切用韻甚古

何遜爲少陵所推

何遜之詩極爲少陵推服嘗曰能詩何水曹是也少陵嘗引昏鴉接翅歸金粟果騷頭等語今集中無之則軼者不少矣他如團團月隱洲輕燕逐風

花野岓平沙合漣山遠霧浮岸花臨水發江燕遶檣飛游魚上急瀨薄雲巖際宿諸語皆采爲巳句但少異耳

何遜摘句

古人論詩但愛遜露滋寒塘艸月映清淮流夜雨滴空堦曉燈暗離室爲佳然遜句如此者甚多如天暮遠山清潮去遥沙出疎樹翻高葉寒流聚細文室墮傾城佩門交接幰車蕭散烟霞晚淒涼江漢秋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江暗雨欲來浪白

風初起枝橫卻月觀花遶凌風臺又水影漾長橋蛺蝶縈空戲川平看鳥遠皆秀拔可喜顔黃門乃謂其每病辛苦饒貧寒氣不幾於失實乎哉

踏歌詞

崔署踏歌詞二首綵女迎金屋仙姬出畫堂鴛鴦裁錦繡翡翠帖花黃歌響舞行分豔色動流光庭際花微落樓前漢已橫金壺催夜盡羅袖舞寒輕笑樂暢懽情不盡着天明末十字上七下三新體妙思前此未有

書事詩

王維書事詩輕陰閣小雨深院晝慵開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洪覺範天廚禁臠云此詩含不盡之意子由所謂不帶聲色者也王半山亦有絕句山中十日雨雨晴門始開坐看蒼苔文莫上人衣來董逌畫跋更有王維人家在仙掌雲氣欲生衣二句今集中俱不載

玉川子

退之贈玉川子詩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

終始許顗云玉川子春秋傳僕家舊有之辭簡而遠得聖人之意則玉川又有經學不但能詩而已晚唐詩人于最喜玉川子及司空表聖二人人品甚高不爲勢利所汨没故其詩能不涉世俗蹊徑此非具隻眼者安能别之

白打錢

王建詩寒食内人甞白打庫中先散與金錢韋莊詩内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閒分白打錢用脩云白打錢戲名未明指爲何事按齊雲論白打蹴踘戲

也兩人對踢爲白打三人角踢爲官塲又丁晉公有白打大蹴斯

梅花詩

梅花詩古無佳者王元美獨稱老杜恨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葢情在景中意超物外最得詠物之妙李羣玉玉鱗寂寂飛斜月素手亭亭待夕陽方之爲着相矣前此何遜枝横郤月觀樹遶淩風臺後周蘇子卿只言花似雪不悟有香來二詩可謂得其丰神已收入古今詩系

白蓮詩

花鳥之詩最嫌太着余喜陸魯望白蓮詩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花之神韻宛然在捐謂之寫生手可也余嘗有梅花詩花開暮雪人歸後香滿寒庭月上時自謂差可嗣響

禹錫誤用事

劉禹錫踏歌行爲是襄王故宫地至今猶自細腰多墨子云楚靈王好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爲節脇息然後帶緣墻然後起韓非子亦云楚莊王好細腰

一國皆有饑色細腰事凡兩見不聞襄王也疑劉誤記

蓮花漏

唐張喬詩遠公窓下蓮花漏猶向山中禮六時按佛藏遠公弟子惠要患山中無刻漏乃於水上製十二銅葉芙蓉因波隨轉分別旦夕以爲行道之節名蓮花漏何兆詩芙容十二池心漏薝蔔三千灌頂香是也六時僧規以六時經行六時燕坐經行六時曰幽谷時寅也高山時卯也日照高山平

地時辰也可中時巳也正中時午也鹿苑時未也至申則日過而退劉長卿詩亦云六時行徑空秋艸

鱖魚

張志和詩桃花流水鱖魚肥鱖音愧爾雅翼曰凡牛羊之屬有肚故能齝唯魚不然鱖獨有肚能齝江南名鯿魚又水經注江水至魚復爲巴鄉村村側有溪多靈壽木水中有魚其頭似羊豐肉少骨名水底羊云

韓詩用嚇字

韓退之詩兒童稍長成雀鼠得驅嚇官租日輸納郵酒時邀迓嚇音如罅莊子鴟得腐鼠鵷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韓詩本此唐馬吉甫蝸牛賦鈇爪牙兮自達無羽翼以相借本忘情於蚌守亦何憚於鴻嚇鴻當是鴟字之誤

杜常

楊用脩云三體唐詩有杜常華清宮詩孫公談圃以爲宋人近注者亦引談圃而不正指其非唐人

蓋不欲顯選者之失耳宋史有杜常傳云杜常太后之姪以史與談圃參之其爲宋人無疑如唐詩鼓吹以宋胡宿詩入唐選宿在宋史有傳文集今行於世觀者不知其誤何邪用脩此言蓋據史以正之耳予嘗見杜常一碑凡數詩華清宮絕句居首前書殿中丞杜常後題元豐年月其詩與今所傳微不同一别家山十六程曉來和月到華清朝元閣上西風急都入長楊作雨聲蓋周弱不惟迷其世代且妄改其詩矣大抵三體鼓吹所取皆晚

唐之最下者其人無識而寡學要不足辨

唐人用事之誤

繞朝贈士會以策指方策之策也太白詩臨行將贈繞朝鞭則誤以鞭爲策阮籍登廣武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傷時無劉項使名歸司馬氏也太白詩沉醉呼豎子往言非至公則謂豎子爲沛公天幸者霍去病右丞詩衛青不敗由天幸則誤以爲衛青放麑本秦西巴孟孫氏之臣陳子昂詩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麑翁則誤謂之中山顏延年

一麾出守麾言去耳杜牧之詩欲把一麾江海去則誤以爲旌麾左傳詰朝相見謂明早也宋之問紫禁仙輿詰旦來李迥秀詰旦重門聞警蹕則以詰旦爲今日裴秀冀州記緱氏仙人廟者昔王僑爲柏人令於此登仙許渾詩王子求仙月滿臺又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則以王僑爲王子喬

酒經

萬曆己卯秋同毘陵徐士彰尋買舊書得十數種

中有酒經一冊不著撰人姓名讀之知其風流醞藉人也癸未讀田子秇日札載宋大隱朱翼中北山酒經三卷乃知卽翼中作然又有李保續北山酒經一卷前此更有汝陽王璡甘露經王績追焦革醸法爲酒經又采儀狄杜康以來善醸者爲酒譜竇子野亦有酒譜酒錄一卷胡節還醉鄉小略五卷白酒方一卷食圖四時酒要一卷藏醸方一卷劉炫酒孝經一卷貞元飲略三卷胡氏醉鄉小略五卷皇甫崧醉鄉日月三卷陽曾鑑令圃芝蘭

集一卷小酒令一卷同塵先生庭萱譜一卷近又有酒史三卷田汝成醉鄉律令一卷

茶經

陸羽茶經三卷茶記三卷皎然茶訣三卷陸魯望茶品一篇溫庭筠採茶錄三卷張又新煎茶水記一卷蜀毛錫茶譜一卷丁謂北苑茶錄三卷又北苑拾遺一卷蔡宗顏茶山接對一卷又茶譜遺事一卷北苑煎茶法一卷曾伉茶苑總錄十四卷茶法易覽十卷蔡襄有進茶錄黃儒有品茶要錄熊

蕃有宣化北苑貢茶錄熊客有北苑別錄田秇蘅有煑茶小品